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中南海

纪事

陈守信 主编



品苑出版社

中南海

纪事

陈守信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陈守信主编.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9

(中南海纪事)

ISBN 978—7—80108—110—0

I. 毛… II. 陈… III. 毛泽东—生平事迹—回忆录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071 号

中南海纪事——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编 著 陈守信

出 版 人 杨宪金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24971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08—110—0

定 价 2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惟其真实弥珍贵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序

凌行正

一代伟人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话题。这些年来，尽管发表和出版了许许多多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籍，但是，都不可能穷尽对这位一代伟人的阐述和描绘，更不可能穷尽对这位一代伟人的追忆和思念。最近，西苑出版社推出的《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一书，就是一群曾经在中南海工作过的人们，以他们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难忘经历，给我们讲述了许多我们至今尚不知晓的毛泽东前日常生活故事。

那还是1992年的下半年，尚在筹备成立的西苑出版社，为了纪念毛泽东百岁寿诞，决定在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当中，发起一次名为“领袖和我”的征文活动。征文的通知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同志们的热烈响应。由西苑出版社社长杨宪金亲自主持，邀请曾经在警卫部队一中队工作过的当年干部队员、机关领导干部，以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卫士、司机、医生、生活管理员、厨师和新闻摄影师，还有警卫部队文工队员等，前来进行座谈。这些当年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年轻人，现在再一次踏进红墙大门的时候，已经霜染两鬓。但是，当他们一谈到毛泽东主席，他们的记忆是那样的深刻和清晰，他们的情感是那样的热烈和真挚，一个个热泪盈眶，一个个话语不断。谈着谈着，有的就拿出了当年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有的还拿出了毛泽东寄给他们的亲笔信函。座谈会后，有的亲自动笔来写，有的来人口述请别人笔录，于是，一篇篇生动的回忆文章便写出来了。而汇集这些文章并担任这本书主编的陈守信同志，也正是当年毛泽东亲自担任名誉校长的一中队文化学校文教干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参

与，才使得这本书不仅事实真，而且感情真。一个弥足珍贵的“真”字，便形成了这本书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

毛泽东一生提倡“艰苦朴素”，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在这本书里，他当年的一些警卫员们，又讲述了许多他们耳闻目睹的新故事。跟随毛泽东十几年，从警卫员到警卫科长的王宇清写道：毛主席为了革命，他的休息时间没规律，吃饭不定时，住房极简朴，1965年他重返井冈山，事前不让通知茶陵和吉安准备食宿，说，“有间茅屋就能睡觉”。他的打补丁的短裤和施鞋，也都闹出不少笑话。曾经给毛泽东开过六年车的司机朱德魁写道：毛主席极愿让别人来挤他的车。无论是到大会堂开会，或是看演出，他的车子里常常是挤得满满的。夏天，车里没空调，他不嫌热；冬天，人们衣服穿的厚，他不嫌挤。他经常对车下的工作人员招手说：“过来，挤一挤，挤一挤嘛！”给毛泽东当了二十多年厨师的韩阿富老人，一谈起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就滔滔不绝。他说，你们可能不相信，毛主席不喜欢吃海味，什么海参啦、鱼翅啦他都不爱吃。相反，对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什么泥鳅呀猪下水呀，他倒是很喜欢吃的……

毛泽东身居北京中南海，心系全国各族人民。他不放过任何体察民情的机会。他经常要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在探家时搞些社会调查。当年的警卫工作人员李宝森回忆说，1959年的春天，毛主席派他回家搞农村调查，回来后他写了20页的报告，反映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将这个报告一连看了三遍，并亲自改了错字，再批转给谭震林同志，要他专门听取李宝森的汇报，研究解决农村缺粮问题。警卫队员高碧岑等人探家回来，毛泽东亲自听取他们汇报家乡的情况，当高碧岑说有个社干部不顾自家口粮紧，带头向国家卖余粮，还带病领着社员搞生产时，毛泽东心情沉重，关切地对高碧岑说：“这样好的同志，你写信回去问问，他的病是否好了？家里还有什么困难？下次回家时，再去看看他。”

毛泽东对他的身边工作人员，既关心他们文化的提高，又关心他们政治的进步；既情同手足，又严如师表。当年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写道：毛主席非常关心警卫人员的文化学习，在他的指示下，1957年1月一中队开办了在职文化学校，以三年半时间学完中学七门功课。毛主席亲自任名誉校长，亲自给警卫队员们上课。到了1960年，又办了大学班。就这样，培

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警卫干部。文工队员们回忆说，1958年毛主席批准了她（他）们去北大荒下放锻炼的请求。到北大荒后，有些人还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问候北大荒的同志们”。信中还说：“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你们高飞到千里之遥，改业为生产者了，多么好啊！”吴凤君、李艾等同志至今珍藏着领袖的信函，每当看到它时，她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上面谈到的这些方面。这是一代伟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时代话题中的组成部分。不管我们什么时候读它，都会感到常读常新。

目 录

毛主席一席话,制止了一场大混乱	田 畴(1)
看过电影《武训传》,毛泽东认真地问我:“小马, 这部电影好不好?”	马尚志(3)
我常常观看毛主席 70 寿辰时与我的合影。每当看到这幅照片, 他老人家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形,就活生生地 展现在眼前。	王宇清(9)
毛泽东是我们的校长。第一堂课讲的是:为人民服务	韩庆余(24)
毛泽东把金光闪闪的元帅军衔和勋章授给了朱德等同志,自己 却执意不当大元帅。	刘丽丽 董保存(39)
“哪有共产党人怕老百姓的道理!”	田 畴(48)
毛泽东高兴地说:“噢,张木奇要为我拍照,那好嘛。”	张木奇(52)
毛泽东把一枝松枝献在父母坟前,然后,深深地 鞠了三个躬.....	王明富(57)
警卫工作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在执勤时不得主动和首长握手, 我却两次和毛泽东握手。	任 魁(62)
我有幸为毛泽东主席开了六年车,看到了许多别人 不曾看到的情景	朱德魁(65)
毛主席对李宝森说:“调查研究要了解真情。”	赵桂来(72)
“你是我身边那盏不灭的灯啊!”毛主席这样对他说。	董保存(82)
这是一位给毛泽东当了二十多年厨师的老人,说起毛泽东的生活 特点,他可谓滔滔不绝	董保存(94)
“我们进了城,可不要忘记农村的老百姓呀!”	曾 文(99)

- 毛泽东看了我写的调查材料,许久,才对我说:“这样好的同志,
你写信回去问问,他的病是否好了?家里还有什么困难?
下次回家时再去看看他。”……………高碧岑(106)
- 毛泽东一生迷恋游泳,他更喜欢到江河湖海中去游,
尤其是长江。……………王宇清(110)
- 直到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杜修贤为主席留下了一张非常
难得的好镜头。就在今天,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会是毛泽东的
最后瞬间,比以往几次都要精神些。……………顾保孜(116)
- 有一次,毛泽东问我:“不吃河豚不知鱼味,你说我
能不能吃?”……………王明富(128)
- 庐山仙人洞内有“滴泉”,据说到此游览的人都要饮一杯,借以
消灾灭病。毛泽东说:“别人能喝我也能喝……”……………王明富(130)
- 毛主席请我跳舞……………柳伦(132)
- “是我主张你们远走高飞的,是我主张你们改行的……”这封封
字体苍劲潇洒的信件,是毛泽东亲笔写给当年奔赴
北大荒的文工队员们的……………于稚鸿(139)
- 在一片皎洁平静的月光下,一个巨人从我身边走过,他身后跟着
一队护兵。何以见得这位巨人是毛泽东呢?因为天空里出现了
一颗从未出现过的红星……………马尚瑞(161)
- 后记……………(232)

毛主席一席话，制止了一场大混乱

田 畴

从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借以端正学风、党风和文风，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意义十分深远。通过整风，使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马列主义教育，使党达到了空前团结，并进一步成熟。但是，在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的错误。虽然这只是支流，并及时得到纠正，但是，它却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使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1943年7月15日，正当延安整风进入高潮的时候，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后来为大量事实证明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被开除党籍的康生，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有的因经不住残酷的斗争，逼得自杀。在康生报告后的第三天，杨家岭就有两位同志因怕挨斗自杀了：一个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的爱人曾淡如（当时她是妇委秘书长），跳井死了；一个是行政处行政科长的爱人被关在一个小房子里用砖头砸破自己的脑门，流血过多死了。我当时也是受害者之一。我是在河南白区入党的，说河南党是假党，是“红旗政策”，说我是假党员，要我坦白交代到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他们对我搞车轮战术，和我谈话的人一批接一批，就是不准我睡觉。可笑的是，同我谈话的人中有一位是总务处指导员（当时他是总务处的支部书记），竟是我们原来青年战工六团团长的，也是我第二次入党的介绍人。他明明对我很了解，我在战工团以及在晋察冀工作的表现，他一清二楚。1940年华北青年战工团回延安时，我是四、六两个战工团选出的模范青年。可是，组织上派他和我谈话，他也不得不执行。我是满心委屈。心想，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

人条条封锁，来到陕北，接着又奔赴抗日前线，出生入死地工作，今天倒成了国民党特务。我伤心地流下了眼泪。和我谈话的那位指导员也跟着我掉眼泪，两人对着掉眼泪。

没过几天，又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号召“失足者”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罪行”。当时，大礼堂像开了锅一样，气氛十分紧张。举手报名是“特务”的人真不少。这个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的。”那个说：“我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接着一个，全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因为怕挨斗，他们心想，反正交代了是“特务”就可以过关了，就可以不挨斗了，以后怎么样不管它。

这种场面，不知怎么让毛主席的勤务员知道了。他赶快跑去报告毛主席说：“主席，可不得了，现在大礼堂开大会，很多人报名说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是蒋介石派来的，多的很呀……”毛主席一听，觉得不对头，说：“哪有这么多特务！这些青年都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闯过国民党的封锁来到延安，他们是要为抗日救国作奉献的，怎么都成了特务？”主席叫秘书赶快通知大会主持人，大会要马上停开！后来，根据毛主席指示进行了甄别。甄别结果，原来报名是特务的全是假的。我这个“假党员”、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也被平了反。毛主席的正确指示，避免了一场大混乱。否则，不知要伤害多少好同志，要死多少人啊！

英明领袖毛主席总是在关键时刻拨正航向，使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看过电影《武训传》，毛泽东认真地问我：“小马，这部电影好不好？”

马尚志

1949年初春，十几辆美式军用卡车载着我们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由通县驶向北平。沿途不时会看到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碉堡工事，和平解放的北平，未放一枪一弹，使这些完好无损的防御工事看上去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朝阳门城楼上，依然是傅作义的卫戍部队在把守，我们的车队经过时，这些已经起义的士兵向我们频频致意。

坐着缴获来的美式汽车，接受曾经刀枪相见的另一支军队的敬意，这种胜利的自豪与喜悦让人几十年后回忆起来，还隐隐有些激动。

第四野战军总部设在朝阳门大街路北的一个大院里，我们保卫部住在东四九条。部队安顿下来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执勤工作，先后担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前门箭楼的警卫；毛泽东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的现场警卫；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大型宴会及南京国民党要员来北平谈判的安全警卫工作。那时，毛泽东主席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夜以继日地奔忙操劳。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假若有一天，能到毛主席身边，为他老人家站岗放哨该有多好啊！这一天真的悄然来临了。“小马，给你换个工作好不好？”保卫队的杜队长笑着问我。

“服从组织分配。”我没加思索地回答。

坐下来后，杜队长收起脸上的笑容，郑重地告诉我，上级指示，从四野选调几位政治可靠、身体素质好、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同志到毛主席警卫班担负警卫任务。经保卫队推荐，钱益民部长批准，我已经光荣入选。杜队长最后补充说：“可能很快就要动身，你回去做好准备。”

几天后，杜队长便带着张胜元、赵德云、徐云生和我驱车前往香山。美制中型卡车经东四牌楼、景山前街、西直门、动物园、青龙桥一路西

去，一排排破旧的平房，一片片返青的庄稼地从眼前一闪而过，此时，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路边的景色。车上静悄悄的，没有人愿意说话，各自幽幽地想着心事。生活、工作在伟人的身边，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沉浸在无边的幻想和憧憬中，一股幸福的暖流在全身奔涌。

“下车吧，爬个坡就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住地了。”汽车在香山脚下戛然而止，杜队长跳下车来，笑着解释说：“钱部长指示，我们保卫部的车只能把你们送到这里。”

沿着买卖街西行到香山静宜园门口，我拿着给汪东兴处长的介绍信去传达室联系。很快就出来一位叫王敬先的同志，他热情地同我们握手之后，便宣布了我们的去向：我和徐云生去毛主席警卫班，赵德云去给叶子龙主任当警卫员，张胜远去机要班当机要通信员。

毛主席警卫班的班长张瑞歧，虽然只有30多岁，却是一位已有10多年军龄的老红军。操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走在公园新铺的石子路上，他兴致很高，不断地向我们介绍香山的地理环境及我们班的任务。班里的警卫队员，成份比较老，有的参加过红军；有的参加过8年抗战；也有些是参加解放战争的。大家像欢迎小弟弟一样把我和徐云生接到班里，帮我们拿背包，铺床铺，打洗脸水，问寒问暖，使我们像回到家中一样，倍感亲切。

吃完午饭以后是午睡时间，按规定，要上床睡觉，可不知为什么，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只想早点去看看主席居住办公的地方。我把自己的心思悄悄对邻铺的王全喜说了。王全喜马上从铺上爬起来，去请示班长。

“走，我这就带你去看主席办公的地方。”不一会，王全喜就回来了，显然，班长已经同意了。

离警卫班不远，有一个小巧别致的门楼，上边题有“双清别墅”四个大字。王全喜在前边走，他的脚步异常轻快。这时我的心里既紧张又激动，紧紧跟在他身后，进门之后，王全喜停下来，用手指着北侧一栋低矮陈旧的平房给我看，我马上就领悟了，这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吗？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这栋房子，还没有我们保卫队住在东四九条的四合院好。

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心想：主席会不会突然出来散步呢？见了主席，我该说什么呢？王全喜看出了我的心思，就小声对我说：“主席有晚上办

公的习惯，上午刚睡下，现在不会起床，我们可以在院子里看看，但动作要轻，不能惊动了主席。”

于是，我们悄悄在院子里走动起来，熟悉院里的地形地物，各种设施。院子东侧有一个很大的水池，一群群观赏鱼在碧水中游来游去。池边有一个小亭子，里边摆着石桌石凳，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以繁茂的树冠将小亭子包容起来，使这里成了夏日纳凉的好去处。主席有时办公累了，也来这里小坐一会。再往西走是一口水井和一座玲珑的假山。主席的住房掩映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不远处的竹林旁，是一个烧开水的锅炉和卫士的值班室。院子四周的警卫哨全部由中央警卫团负责，我们警卫班担负主席住房门口的武装警卫任务。除担负内勤的同志外，其他任何人未经批准，都不能进入或接近主席的办公室、卧室。

来到香山的第二天，我便开始执勤。班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刚来的新同志，上哨时间都安排在上午主席睡觉的时候。这段时间没有人来访，任务较轻，利于新同志熟悉环境，向老同志请教，尽快提高执勤能力。上第一班哨时，我问带我的老兵：“如果见到主席，我该怎么办？”

“主席问你话时，你就如实回答。如果主席不问你，千万不要主动同主席讲话，以免打断了主席的思路，影响主席思考问题。”

因为在上午站岗，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我也没有见到主席的身影，嘴上不好意思说，心里却异常焦急。直到排长闫长林宣布我已经能够单独执勤，可以和大家一样排班值勤以后的一个下午，我的梦想实现了。那天主席办公累了，出来活动身体，他先在门前的平台上走动，还不时地张开双臂，扩展一下胸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主席这样活动了十几分钟，突然停下来不动了，用他那双有神的大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显然，主席认出我是新来的了。

我当时感觉很不自然，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主席笑着走过来，问带班员王振海：“他是刚从四野调来的同志吗？”

“是的，主席。他在部队里打过仗，当过排长。”

主席又转过脸来问我：“你是四野哪个纵队的？”

我马上立正报告：“主席，我是从四野保卫队调来的，原来在四野四纵队十二师警卫连，解放沈阳、锦州以后，在进关途中调到四野总部保卫队。”

“攻打锦州时，你们纵队是担负塔山阻击任务吗？”

“是的，我们 12 师在塔山和白云山两个阻击阵地，34 团、36 团还荣获了英雄守备团的称号，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你们打得很顽强，没有让国民党增援锦州的 10 多万部队前进一步，你们为解放锦州立了大功。你们四纵队在东北是个很能打胜仗的纵队。”

“我们纵队在东北还参加了三保本溪、四保临江，46 年秋季在新开岭一下子吃掉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 25 师，连师长李正义都抓住了。”

……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情况？”

“我当时给师参谋长李洪茂当警卫员，所以知道的情况多些。”

后来主席就换了话题，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军，家里生活怎么样？我都一一如实做了回答。

主席走后，带班员王振海高兴地对我说：“主席今天听你讲前线的事很高兴，他老人家非常关心前线的局势。”

听说主席爱听，我的心里也就释然了。

我们警卫班一共 18 名同志，主要负责毛主席开会、会客的现场警卫和主席外出时的随身、随车警卫。在住地，一个内卫哨，一个带班员。我上内卫哨的时间长了，同主席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有一天傍晚，主席出来散步，在经过我的哨位时，突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布谷鸟的叫声，主席寻声向山野里眺望着，许久，才转过头来问我：“是不是这种鸟一叫就快要下雨了？”

我的心头突然一震，当时，持续干旱的天气，给北方农民的耕耘播种带来了很大困难，主席也在盼望着早一天下雨啊！我知道主席的心思，但还是实事求是地对主席说：“这种鸟每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在空中飞来飞去地叫，下不下雨我说不准。”

“应当下场雨了，老百姓都在等着春播呢。”主席抬头看看天气，又接着说，“北方的冬小麦也该灌溉了，没有雨水，就不能保证收成，人都是要吃粮食的，有了雨水，粮食丰收了，老百姓就不用犯愁了。”

主席同我说完话，转身往屋里走的时候，还几次抬头看天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经过 28 年不屈不挠的奋战与抗争，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进驻北平。毛

泽东也在走过一个又一个驿站之后，住进中南海丰泽园。

这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主席从菊香书屋走出来，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摆在台阶两侧的鲜花，突然抬起头来问我：“小马，你说这棵花叫什么名字？”

这可把我问住了，我压根就没注意过这些花的名字，就不好意思地告诉主席，我不知道这棵花叫什么。

主席看着我不好意思的样子，便说：“这棵花开得花多，很好看。是中南海自己养的吗？”

我告诉主席：“是中南海花房的工人师傅养的，前几天他们来摆放的。”

……

其实，我们警卫班的同志都有过这种矛盾心理，既盼望能同主席讲话，又怕主席问话时自己答不上来，给主席留下不好的印象。为此，大家都养成了爱学习的好习惯，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主席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同样令人难忘。记得有一天深夜，主席从他东屋的办公室来到西屋秘书办公室，拿起桌上的红机电话要陈伯达，我清楚地听到了这次电话内容。主席大声说：“你是陈伯达吗？我是毛泽东，请你把《论人民民主专政》第2页第2行中的白勺‘的’改为土也‘地’。”

这件事发生在1949年6月29日前夜。第二天在北平先农坛体育场，纪念建党28周年的党员大会上，我作为一名随卫人员，也在场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成为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

在新北京有一个幽静的院落，里面花繁草茂，果树成行，空气清新宁谧。北平解放以后，中央办公厅供给部门就在它的小院南面新建了五座青砖小楼和一处平房，从北至南排列并按顺序编号，供中央五位书记使用。除任弼时在房子竣工前突然病逝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曾在这里住过。主席来这里住的时候，我们警卫班也跟着移地警卫，我们就住在院内的附属房里。

1951年2月，电影局将影片《武训传》送到一号楼，请主席和江青看。电影是在住房大厅里放映的，我们警卫班也坐在里面观看。当时，我

担负主席的警卫，看完电影后，主席同江青到院子里散步，我跟在他们身后随卫。主席同江青谈论这部影片，江青当时是电影局文艺处副处长，谈了很多看法，主席有时默默地听着，有时同江青辩论几句。但想不到，他会突然转过身来问我：“小马，你说这部电影好不好？”我看到电影中的武训为了让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千方百计弄钱办学堂，是个好人，就告诉主席，这部电影拍得好，很感动人。

“为什么？”主席看我的目光里，突然多了一种什么成分，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那种目光让人终生难忘。

是不是自己的观点错了？我的脑子里掠过一丝阴影，就又补充说电影里那些下阴曹地府，闹神闹鬼的镜头挺可怕的，是在宣传迷信，不怎么好。主席听完以后还是没讲话，站在那里苦苦地思索着什么。

我在一旁不敢再多话了，也摸不清主席的心思。江青轻声地劝了主席几次，主席才继续在院子里散步。

我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可过了不久，就听说江青去山东、河北调查拍摄《武训传》的情况，并发表批评文章，同时，又组织排演了歌颂农民武装斗争的电影《宋景诗》。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观点与主席不同，但主席并没有批评我。

1961年春的一天，主席到瀛台散完步回来，走到勤政殿前面的结秀亭时，我也正好路过那里，见主席迎面走来，我便自觉站到路边并向主席施礼，主席一眼便认出我来了，他停住脚步，微笑着伸出手来，我马上疾步走过去，双手与主席紧紧相握，主席看着我兴奋不已的样子，笑着说：“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陪主席散步的同志介绍说：“他叫马尚志，从四野调来主席警卫班，现已调到警卫处当科长。”

“我认识他，他在警卫班干了好几年嘛。”主席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说：“在警卫处工作很好，要戒骄戒躁，勤奋工作。”

我激动地一个劲地点头。并连声说：“祝主席健康长寿。”

“谢谢你和警卫班的同志们。”主席说完，迈开他那稳健的步伐回书房去了。直到主席走进丰泽园的大门，我还久久地站在那里，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我常常观看毛主席 70 寿辰时与我的合影。每当看到这幅照片，他老人家生前的工作、生活情形，就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王宇清

冬夜的天空，愈是繁星烁烁，愈显得高远深邃。

我已经在窗口站了许久。当我回过头，目光再一次与他老人家的目光接触时，我的心又是一阵颤动。不知怎地，多年来，我一直都有这种感觉：深切的思念与莫名的感伤。尽管，那只是一张普通的黑白合影照片，照片中的毛泽东主席高大伟岸，和蔼慈祥。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思绪很多。毛泽东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到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他走完了八十八个风风雨雨的春秋，留下了光辉思想，宏伟业绩；留下了一身骨气，两袖清风。

初见毛泽东

我是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之后，于 1949 年初调到中央社会部的。当时和我一起调来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主要任务是担任毛主席和党中央首长进驻北平的住房和有关活动场所的技术安全检查（主要是扫雷）工作。

刚进北平，主席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当时住香山的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

就在这年春夏相交之际，一天，我正身背一个沉重的苏制扫雷器，在双清别墅执行安全检查任务。虽然不知道这里是哪一位首长的住所，但我心想，中央周围没小事，工作起来我一定要认真负责。